



风雅颂

情至心处诗最美

古藁白沙红军洞(外一首)

■王耀军

原本无名的洞穴
只因红军机枪连埋伏在这里
弹孔睁着眼,警惕地注视着
山下的风吹草动

战士用脊背抵住洞穴的獠牙
将柔软的血肉留在寒风中
碉堡藏在喀斯特的褶皱里
每个身躯都是凝固的瞭望哨

90年了,栈道凌空生长
观景亭的飞檐与碉堡缺口
与那年的春天重叠
曾为军人,我轻轻踮起脚尖
生怕惊扰这寂静的深处

因为我坚信,在这红军洞前
有子弹壳正在发芽
山下的万亩油菜花
正整装待发
漫过所有射击的点位
那些被花香覆盖的原野
依然保存着冲锋官兵的体温

当春风漫过白沙镇的平坝
整座山峦便轻轻颤动
我和诗人们写下

开满鲜花的诗行

白沙河红军桥

那年,血色渡口在下坝深深扎根
水面在急促的行军中摇曳
脚步声如刀
划破三月的风
地图上,赤水河突然调头

高高的桥拱,收拢坠落的星辰
担架员用肋骨抵住桥栏
电报员将命令敲打成铜刀
桥洞咽下惊雷
激流反复擦拭桥身

从此,白二湾桥成了红军桥
阳光把倒影沐浴成另一座拱桥
如同一颗永不锈蚀的红星
闪耀在人们的心中

两岸的油菜花绽放
这条曾经少有人走的路
如今汇聚着往来瞻仰的人群
脚步声声,如春笋般
轻轻地从桥上走过



长 征

第 6441 期



记 忆

怀念,传递精神能量

“莫回顾你脚边的黑影,请抬头望你前面的朝霞;谁爱自由,谁就要付予血的代价。茶花开满山头,红叶落遍了原野;谁也不叹息道路的崎岖,我们战斗在茅山下。”

这是丘东平 1941 年创作的小说《茅山下》的开篇。这一年,他正担任着一所为培养文艺人才、服务抗战而创办的重要教育机构的教导主任——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简称“华中鲁艺”)。华中鲁艺是新四军抗战文艺的殿堂,培育了一批能文能武、打击日寇的文艺人才。

在抗日烽火中创办

华中鲁艺是在刘少奇、陈毅的关怀和领导下创建的。1940 年秋,新四军与八路军南下部队的会师,改变了苏北的政治形势和军事力量对比,提高了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的抗战地位,为进一步发展华中抗日根据地 and 人民武装力量,奠定了重要的基础。11 月,刘少奇与陈毅在海安会面。为了推动华中地区抗战文艺活动的开展,刘少奇、陈毅决定创办一所像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那样,培养文化艺术人才的学校,并将校名确定为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

华中鲁艺筹备之初,分别在盐城的《江淮日报》、苏北各地的许多报刊上刊登了招生启事。为方便广大青年报考,筹委会在盐城、东台、海安、阜宁等地设立了若干报名点。在日军占领的上海、武汉也开设了许多隐蔽性的招生机构。筹备工作约一个月,就有 200 名学员来报到。他们大多是来自上海、武汉、南通和盐阜地区的知识青年,也有重庆、广西、广东、福建等地的青年知识分子和南洋归来的华侨,还有从部队调来的学员。

一位知名作家、艺术家丘东平、许晴、贺绿汀……一批批热血青年王海纹、方青、田川……从各地奔赴盐城。他们一手拿枪,一手拿笔,用生命和热血在苏北大地谱写下光辉的诗篇。

1941 年 2 月 8 日,华中鲁艺在盐城举行成立大会和开学典礼。刘少奇、陈毅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鼓励师生努力工作、刻苦学习,做坚持抗战的文艺尖兵。华中鲁艺的院址,设在离新四军军部泰山庙东边不远处的兜率寺。刘少奇兼任院长,曾任皖东津浦路西省委书记的彭康兼任副院长。全校学员合编为一个军事大队。学校设文学、戏剧、音乐、美术 4 个系,后又增设普通班。为服务部队和宣传抗战,华中鲁艺在创办的当



华中鲁艺旧址——兜率寺。

作者供图

月底就成立了由戏剧系和其他各系有戏剧特长的学员组成的实验剧团;成立了一个以音乐系为主,吸收其他系有音乐特长的学员参加的合唱队。此外,学院还成立了诗歌协会、木刻协会、文学协会等社团组织。

因敌情时有发生,学院始终处在战斗状态,野外课堂则成了学院规律性的教学场所。当时部队的粮食供应非常困难,只有在麦收和秋收季节才能吃到大米和面粉,其他时节则以玉米、高粱为主。如遇上敌人“扫荡”,师生经常饿着肚子与敌人周旋。当然,盐阜地区水网密布,并不缺鱼虾河蚌等鲜活水产,学习和战斗的间隙,抓鱼摸虾改善生活成了师生们的一大乐趣。生活虽然艰苦,但师生们以苦为乐,革命热情高涨。只要敌人远去,学院休息时间还是以军号为准,每天早上只要起床号一响,师生就立即起床,跑步出操。为了适应战斗需要,紧急集合是常设军事课目。听到号令,师生必须按要求打好背包,立即带上行装出发。

为培养学员成为有革命理想的文艺战士,学院开设有《论持久战》《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大众哲学》等课程。除了教授们的课堂讲学,刘少奇、陈毅、黄克诚、洪学智、张爱萍等,也时常前来学院给师生作报告。

华中鲁艺诞生在抗日烽火中,教学与实践皆为抗战服务——文学系办校

在骨子里的信仰。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着一条破旧的皮带。从反“围剿”、长征,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直到新中国成立,这条皮带跟随叶季壮 21 年,后来实在不能再用,他才换了下来。

作为贸易部部长,叶季壮出国机会很多,但从未给家人和亲友代购过进口货。他经常教育家人和后勤人员说:“近水楼台先得月,那是剥削阶级的格言。我们共产党人是为穷人谋解放的,在我们革命队伍里决不允许贪污、腐化之事发生,特别是做后勤工作的同志,管钱管物,更要廉洁清白。”

叶季壮生活非常简朴,常年上下班就是穿那身在延安时穿过的土布灰衣。有一次,叶季壮出国访问,工作人员给他做了两套料子衣服。回国后,他坚持要把做衣服的钱还给公家。工作人员不肯收,说:“如果一定要交的话,就把衣服交给公家好了,反正您平时也不爱穿料子衣服。”叶季壮却说:“按我的身形做的,别人也无法穿,怎能让国家受损失呢? 还是退给公家好。”工作人员无奈,只好把钱收下。

1963 年,一位外国友人送给他一

华中鲁艺:一支抗战文艺尖兵

■朱冬生

敌斗争。

7 月的一天,日、伪军发动对苏北抗日根据地盐阜地区空前规模的大“扫荡”。陈毅要求第一、第三师协同作战,来对付日、伪军的“扫荡”,他率军部及直属队在盐城外围隐蔽指挥。

经研究决定,全院师生分为两个队:一队由院部、文学系、美术系组成,随军部转移;二队由音乐系、戏剧系和普通班组成,由学院教导主任丘东平负责。

23 日傍晚,二队师生从陶家舍出发,准备去往盐城以西楼王庄一带。午夜,他们到达北秦庄,趁着夜色就地宿营。次日凌晨,二队师生突然遭配备重武器的日、伪军包围。战斗打响,丘东平临危不惧,指挥师生突围,不幸中弹。年轻的华中鲁艺教导主任、战地作家丘东平牺牲了。鲜血染红了《茅山下》的手稿,也染红了他身下的土地。1926 年入党的丘东平,参加过澎湃领导的海陆丰农民运动;后到上海活动,是以笔当戈的“左联”著名作家;再后来,他加入新四军,成长为革命队伍中的政工干部、战地作家。除了丘东平,还有许晴、王海纹等 30 多位师生在战斗中壮烈牺牲。他们的牺牲,是华中文艺抗战力量的重大损失。

北秦庄遭遇战后,中共和新四军军部决定改建华中鲁艺,调部分学员到战斗部队和地方工作,留下的师生组成军、师两个鲁迅文艺工作团。其中,新四军政治部的鲁迅文艺工作团主要由音乐系、美术系部分师生组成,共 120 余人,团长为何士德。第三师鲁迅文艺工作团主要由文学系、戏剧系部分师生组成,有 80 余人,团长为孟波。在此后的战斗岁月里,两个鲁迅文艺工作团排练演出了沙地导演的《新四军进行曲》;苏联十月革命节的时候,第三师鲁迅文艺工作团赶排了苏联话剧《持枪的人》。1942 年春节,第三师鲁迅文艺工作团又演出了由沙地编剧导演的《人生太平》。活跃在苏北地区和新四军部队的鲁迅文艺工作团,受到军民热烈欢迎。

1942 年底,因日、伪军对盐阜地区发动第二次大“扫荡”和“精兵简政”政策的实行,鲁迅文艺工作团随即解散。然而,华中鲁艺培育的革命文艺种子,遍撒苏北、华中大地。贺绿汀、莫朴、孟波等教授奔赴延安,其他大部分师生分配到各师。华中鲁艺培养了大批文艺骨干,

师生创作的文艺作品和实践,在宣传抗战、动员群众、鼓舞士气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奋斗在新的战场

1943 年春,反“扫荡”胜利结束,第三师鲁迅文艺工作团的部分同志集中起来,成立了第八旅文工队。当年秋,第八旅文工队就演出了阿英根据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改编的五幕历史剧《李闯王》(又名《闯王进京》)。后来,华中鲁艺的洪明洛、陈亚夫、陆苏、陈志良、方俚等,分别成为各县的文工团干部。部分华中鲁艺学员作为年轻干部被送往延安抗大、陕北公学、延安大学、延安自然科学学院继续上学。

延安自然科学学院的学员多是来自延安抗大、延安大学、延安党政军单位的年轻人,以及各抗日根据地、各抗大分校和华中鲁艺选送的年轻学员。进入延安自然科学学院的原华中鲁艺的学员,后来成长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才。还有一些学员留在了晋察冀军区工作;有的随部队前往东北,参与了解放东北的战争。

从苏北到西北、华北,再到东北,都有华中鲁艺年轻学员干部的奋斗足迹。他们有些牺牲在了辽沈战役的战场上;



华中鲁艺戏剧系学生排练节目。

作者供图

